2022年8月18日 星期四
责编:王诗月 版式:刘晓云 校对:胡和博 电话:88585607 邮箱:7377542@qq.com
奉化日报 FENGHUA DAILY

游泰晤士河有感

徐国平

几年前,我曾去过英国旅游。英国历史悠久,有着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久负盛名的白金汉宫、气势恢弘的温莎城堡、宏伟庄严的圣乔治教堂,还有众多歌剧院、博物馆、美术馆、主题公园等,其中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收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这些文化遗产和古建筑大多坐落在泰晤士河两岸,我们乘坐的旅游大巴每天在河两岸穿梭行驶。

泰晤士河是伦敦的母亲河,全长346公里。从发源地开始,横贯英国10多个城市,从泰丁顿水坝至北海入海口这一段两岸,就是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大伦敦区,居民达700万人。泰晤士河为伦敦提供三分之二以上的饮水和工业用水,是伦敦的"生命之源"。

导游陪同我们来到泰晤士河,两岸恢弘大气、古典高雅的建筑群和大面积绿地相映生辉。抬头望见的是有很多塔楼、针塔般尖顶的国会大厦,还有古色古香、近百米高的大本钟——伊丽莎白塔。泰晤士河上架有15座桥梁,其中最著名的是伦敦塔桥,这座桥两边各有一座高塔,连接着可以开合的大桥。在巨轮通过时,一分钟内桥面就会打开。两座主塔巍峨壮观,远远望去如两座皇冠。听导游介绍,凡与伦敦有关的影视,基本上都有这座桥的雄姿。

站在岸边,俯视水面广阔、奔流不息的泰晤士河,清澈的河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泛着金色的光晕,十分耀眼。不时有鱼跃出水面,溅起一朵朵雪白的水花。海鸥在河面上盘旋着,发出阵阵叫声,迅速掠过水面,不远处有几个老人在垂钓。我对导游说,泰晤士河的水质保护得真好。他笑着回答:伦敦是个改过自新的城市,泰晤士河曾经是一条死河、臭河,严重恶果迫使市政府痛定思痛,迷途知返,采取了近乎残酷的治污立法和铁腕整治,才有了今天的碧水蓝天。

晚饭后,我来到岸边散步。月朗风清,河面逶迤清亮,银波泛泛,令人驻足沉思。回酒店后我约导游喝茶聊天。他来伦敦二十多年了,对泰晤士河的污染治理情况有所了解。他说,原来的泰晤士河河水清澈,水中鱼虾成群,河面飞鸟翱翔。但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很多工厂沿河而建,两岸人口激增,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未经处理排入泰晤士河,水质严重恶化,加之沿岸堆积了大量垃圾,该河成了伦敦的一条排污明沟,昔日优雅的"母亲河"变成了肮脏邋遢的"泰晤士老爹"。由于长期饮用受污染的河水,导致伦敦数次暴发霍乱,死亡3.1万人。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泰晤士河水中的含氧量几乎等于零,鱼类绝迹,河水发臭,河面上漂满各种垃圾。

面对泰晤士河对人类的报复,英国政府与社会各界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心分阶段治理泰晤士河。先是修建排污下水道系统,后是隔离排污和集中处理污水,再是修复泰晤士河的整个生态系统。英国政府通过立法,严格禁止企业和居民将未经净化处理的任何东西排入泰晤士河。随着产业的升级改造和大伦敦区的经济模式转型,原来对泰晤士河造成巨大污染的煤气厂、造船厂、炼油厂等工业企业相继关闭。伦敦市政府对所有下水道设施和两大污水处理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革新污水处理技术,采用超声波监控污泥密度和包膜电极监测溶氧等新技术。对污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用专门船队运到外海处理,这样基本上阻断了泰晤士的污染源。经过治理,泰晤士河再现了"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的和谐自然美景,成为世界上最洁净的流经城市的河流之一。导游对我说,据他所知,现在泰晤士河中的鱼类品种已恢复到一百多种。

世界上的主要城市大多依水而建,河流是城市的灵魂。由于长期以来忽视环境保护,许多发展中国家重走了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包括我国的不少城市。我在旅途中看到过昆明滇池、无锡太湖污水横流、鱼死鸟亡的状况。这些年来,各级政府汲取发达国家环境治理的经验教训,投入资金和精力治理污染、改善环境,已经迈出了新的步伐,我们奉化的"五水共治"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我殷切期望沿着这条路子坚持不懈地走下去,重现昔日碧水清流,建设人类和自然良性互动的和谐社会。

海涂风光 杨佩韦 摄

我知道

裘七曜

我知道,你爱过我
就像浪花爱过礁石一样
浪花拍打着礁石
你,轻轻地
拍打着我的背
面带微笑
在那时
星晨在夜空旋舞
渔火为你我闪烁
眼前有一个五彩的梦

我知道,你爱过我
当白云飘过山峰
当我们再次相遇
眼神告诉了一切
想驻足长谈
却又沉默如山

沉默的人啊
把往事埋在心底
只让你在他的梦中出现
溪水啊,你哗啦啦的
想告诉大海什么……
大海默不作声
因为大海知道
溪水不会忧伤
终将会去远方

盛夏话饮料

韩伟定

炎夏时节,饮料盛行。突然,儿时一瓶"正广和"汽水,在我脑海中飘荡回旋,但没过片刻,思绪又回到眼前的饮料市场……

如今,超市货架上陈列的饮料琳琅满目。可乐、雪碧、果汁、乌龙茶、美式咖啡……各种口味应有尽有,让人眼花缭乱。

夏日的大街小巷,常常遇见急匆匆行走的年轻人,一手握着手机,一手拿杯奶茶,边走边看,边走边喝。也有找个咖啡店雅座的,在空调丝丝凉风的吹拂下,慢慢品赏一杯冰咖啡,优雅恬静,足足可以享受大半天。

我们的少儿年代,可没有这样的待遇。那时,夏季最常用的饮料就是凉白开。家家户户都备有一个盛满凉白开的大茶缸,人们热了、渴了,用毛巾擦了擦头上的汗珠,揭开茶缸上的竹盖子,双手捧着大茶缸,咕噜咕噜喝上满满几大口,解渴又凉快,爽口又消暑。盛夏时节,凉白开是家家户户解渴的首选标配。

那时,市面上销售的饮料,要算上海产的"正广和"汽水最有名气,这可是炎炎夏季消暑的奢侈品,平民百姓一般都"吃不起",不轻易购买。深蓝色的"正广和"小瓶汽水,不过二三百毫升,倒出来,还装不满小小的一饭碗。售价却不菲,每瓶3角1分。一瓶汽水钱,快抵上一日"下饭"钱。昂贵的汽水价格,至今还牢牢地铭刻在我心中。

盛夏时节,喝惯了凉白开的我们,能吃到4分钱一支的"灵桥牌"白糖棒冰,已是天大的享受了。要想喝汽水,那是奢望,谈何容易!母亲绝不会花冤枉钱去买,只是在特殊情况,如兄妹中有一人中暑,头晕脑胀,浑身乏力之时,才免为其难,舍得去买一小瓶汽水,算是给病人的营养补品,也是一次特殊的贵宾待遇。

当母亲小心翼翼,用开瓶器打开瓶盖,瞬间,一股冷气冲天而出,倒入瓷碗中的汽水,圆圆的小气泡成群结队,层层叠叠,你挤我拥,一颗颗如珍珠般在碗中翻滚、升腾……

"病人"端起瓷碗喝汽水那一刻,其它几个兄妹,围在四周,个个伸长脖子,眼睛滴溜溜地盯着那只碗,鼻闻汽水的浓郁香味,一股口水直咽喉中,那渴望能分上一口的急切心态溢于言表。还好,慈母懂得我们兄妹的心思,一瓶汽水没有全倒出,还留下一小半在瓶中,给没中暑者饮用,规定每人只能喝一口。就这样,你一口,我一口大家轮流喝。轮到的人,先深深吸口气,嘴巴张大到极限,然后对准汽水瓶口,咕噜一声。嘿!那冰凉凉、冷幽幽、甜丝丝、香喷喷的一口,汽水相连,沁人心脾。此时此刻,唇齿中的凉爽和香甜即刻在心中转化为阵阵的欢乐,兄妹们解了馋,心满意足。

岁月流转,时光荏苒。以往一缸凉白开、一瓶小汽水,到如今名目繁多,丰富多彩的饮料市场,从这些民生小事中,折射出华夏大地的繁荣昌盛,演绎着平民百姓的生活巨变。

说书人

南慕容

出米厂弄往南五十米,右拐是皮缸弄。皮缸弄由一个大阊门和几幢独立的平房和二层楼房组成,加起来也就七八户人家。大阊门住了三户人家,两对老年夫妻,一个姓冯的单身汉。据说大阊门原来是一个显赫的大家族,解放后就破落了,连气度雍容的老台门也毁于一场台风,只有那雕刻着八仙过海的精美雀替才让人隐隐想起这里原是繁华的大宅。雀替上蒙着经年的灰尘,阳光透过镂雕,细尘飞扬,那些雕刻里的八仙栩栩如生,如同飘在云端,立在涛头。

皮缸弄再过去,原是农田。连接皮缸弄与农田的是一块长满油菜花的空地,空地上一溜排开十几口用来蓄积粪肥的大便缸,一到夏天,臭气熏天,于是取其谐音称作为皮缸弄。但我没有见过便缸,原先的空地上早就建起了几处民宅,在地理上,成了皮缸弄的一部分。作为那个年代根深蒂固的记忆,老一辈人还习惯把大阊门叫做皮缸弄。

大阊门前堂后厅,有宽敞的道地,鹅卵石下长满苔藓,墙头上摇曳着瓦松,院墙门外,有一棵香樟树,翠绿的枝条伸到门外。门外的电线上,常年停着一排麻雀,像是皮缸弄人家的旧亲戚。由于住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家,皮缸弄平日里很安静,几乎没什么人来往,只有每年的夏夜,宽敞的道地上挤满了人。人们自带板凳和茶水,摇着蒲扇。道地正中的堂屋廊下,放了一张木桌,两把椅子。木桌上摊开一张暗红的绒布,布上绣着"谈古论今"四个金色大字。绒布上依次摆放着四样东西:醒木、手帕、茶杯和折扇。原来台下的老老少少是为了听走书而来。说书的先生从宁波鄞县或奉化大桥一带请来,一般是两个人的组合,除了说书人,还有弹琵琶的琴师。往往一台走书讲下来,一个夏天就过去了。

童年的夏夜,几乎都是在皮缸弄里度过的。祖母爱听走书,我就跟在她后面,拿着一个小板凳,坐在她旁边。一开始我并不喜欢听走书,也听不懂,我之所以场场不落地跟着祖母去听走书,是因为贪恋一种零嘴:菱角。老街的附近有好几口池塘,池塘里种荷,盛产菱角。菱角煮熟了,外皮乌黑坚硬,弯如牛角,掰去外皮,露出粉嫩的肉来,咬一口,滑腴中透着一股清冽的气息,回味甘甜。祖母说:"不去听走书,就没菱角吃。"因此,我没得选择。

坐在桌子中间说走书的先生年约五旬,穿长衫戴墨镜,弹得一手好三弦,旁边坐着的妇人穿着旗袍,怀抱琵琶。妇人也上了年纪,但一双手白皙纤细,手指修长灵秀,当她用手指优雅地滑一下弦柱,男人也幽幽弹起了三弦。一阵铮铮淙淙的旋律过后,男人唱起了定场诗:"半挽袍袖威风足,笑看三分魏蜀吴。古今纷纷说不尽,一把折扇一江湖。说什么三尺龙泉万卷书,道什么五鼠御猫黑妖狐。你方唱罢我登场,原来是棒打薄情郎的金玉奴。"唱罢,拿起手中的醒目重重一拍,台下顿时雅雀无声。"书接上回,阿拉上回讲到薛仁贵来到刘家庄做小工,没料到大年初一,大雪纷飞,千金小姐见他可怜,送了一件衣裳给他……"正式的走书开始了,比起苏州评弹,宁波的走书更通俗,地方色彩更浓郁,肢体语言更丰富,台上走书先生"说""学""演""唱",忘我投入,台下的观众听得津津有味,兴致盎然。随着走书"剧情"的深入,台上的道具一一派上了用场,没打开的折扇可以模拟刀枪剑棒、快马加鞭。打开的折扇学问就大了,所谓"文胸武肚僧道领,书口役袖媒扇肩",文人用扇半开,扇的是胸口部位,武将用扇必是全开,而且扇的是肚子部位。一开始我并不懂,几年听下来,我能凭走书先生使扇的方法就知道书中大概什么人物要登场了。手帕能模仿书中女子的忸怩作态,也能给自己拭汗。因为说书人在台上满场飞走,边演边说,串场时还要弹唱,一场下来,确实非常的累。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在走书先生的汗水淋漓和口沫横飞中,一个夏夜以一种未完待续、意犹未尽的方式结束了。走出皮缸弄,月凉如水,从香樟树的叶缝间洒下来片片清辉,街道上的鹅卵石如浮在清溪中。

我听过的走书有《七侠五义》《薛刚反唐》《薛仁贵征东》《金镖黄天霸》等,从最初的在台下瞌睡到最后的欲罢不能,一晃,几年时间过去了。中间,多少白发的听众离场,又有多少人加入到听书的队伍中来。走书中,又有多少胜王败寇、破镜重圆?走书是完整的,生活却常常不如意。每场结束后,走书的组织者——大阊门的单身汉,便会拿出一只搪瓷脸盆,让听众捧个钱场,多少随意。脸盆里尽是钢镚跳落的清脆声,说走书的艺人坐在椅子上擦汗歇息,疲惫的面容上难掩失望之色。

在电视远未普及的童年夏天,听走书是小镇居民,尤其是老人的主要娱乐方式。皮缸弄作为走书的主要表演场地,坚持了近十年。在皮缸弄听走书的最后一个夏天时,我已经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了,耳濡目染,说话、写作都会模仿一些走书先生的口气。老师说我的作文老气横秋,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老辣,她不知道,这是我多年听走书的缘故,我常常在记叙文中需要转叙的时候插入一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那一年春天,我用省下的早点钱,买了一把纸扇。那把纸扇上写着"谈古论今"四个大字,整天摇头晃脑,模仿走书先生的说话方式,然后盼望着充满传奇故事的夏天早点到来。

暑假来到,皮缸弄里又传出了说书的声音。中间换过几次走书班子,这次来的却是我第一次听走书时的那对五十开外的夫妻搭档。几年不见,夫妻搭档显然老了很多,男的两鬓斑白,女的原本好看的手青筋凸起,手背布满皱纹,黯淡无光。琵琶声依然悦耳悠扬,走书先生的声音虽不似之前雄浑有力、脚步也不似往日铿锵敏捷,但说书的精气神还在,动情处,手帕掩面,泪眼婆娑;紧张处,折扇大开大合,满头大汗,坐立不安;讲到两军对垒的高潮处,他提衫奔走,模仿千军万马,口喷热茶,若漫天箭雨。记得那一年他讲的是《薛丁山征西》,讲到第三十回,走书先生脚步趔趄,胸口一热,连忙用手帕掩口,拿开时,手帕上尽是血迹。

走书是完整的,那个夏夜却是不完整的。说书人其实身体抱恙已经很久了,为了生活才不得已带病行走江湖。那一天,他坚决拒绝了当天的酬金,双拳合抱,对着台下深深一鞠躬,言辞半文不白,依然保留着说书人的韵味和尊严:"都怪在下学艺不精,身体抱恙,有辱师门,预知后事如何,容在下歇息几日,再来分解。"

一连几天,皮缸弄的道地上,昔日听书的老人们到了傍晚,都会带着椅子自发而来,他们来听下回分解,更想知道说书人健康痊愈的消息。但说书的夫妻从此再也没来皮缸弄了。也就是从那年开始,电视普及,镇上又新建了电影院,皮缸弄的夏天再也没有走书的声音传出。

时隔多年,宁波走书早已成为"非遗"。在各种晚会或文艺下乡中经常会看到走书表演,曲目则是以新编的更贴近生活的折子代替了传统的足本大书。对听着走书长大的人来说,短短十几分钟不能尽兴;而对从未听过走书的年轻人来说,十几分钟又显得那样冗长枯燥。他们无法想象一出走书曾收留了一段绵延美好的时光,就如同一个夏季那么漫长。

三十年后的一个夏天,在祖母仙去后的第十五个年头,我再次去了皮缸弄,大阊门居然还住着人,风雨侵蚀,老房子不知又修缮了几遍,连那个精美的雀替都不在了。两对老年夫妻早已去世多年,单身汉也已到了古稀之年,听说曾娶妻生子,几年前,妻子去世了,现在他是大阊门唯一的居住者。

风雨欲来,乌云压境,夏日的天空像折扇一样打开,水墨淋漓。空空荡荡的大阊门道地上,苔藓和杂草的长势更盛了。香樟树十多年前被雷电磔过,了无生气,像演义里的英雄走到了末路。道地里的草木曾无端被走书先生植入了美人心,现在也到了迟暮的时候。堂屋廊下,依然摆放着那张桌子,桌子蒙上了灰尘,说书人流浪到了哪里?去问镶嵌道地的鹅卵石,鹅卵石会忆起他的嬉笑怒骂;去问一只燕子吧,燕子穿走了他黑色的长衫。雷声像悬在空中的止语,迟迟未落,那些白发的听众也都已离场,落难的书生等着报仇雪恨,患难夫妻终会破镜重圆,所有的故事都等着皆大欢喜。而说书人,青衫磊落的说书人,一把折扇走尽了江南烟雨路,还在下一回的分解里用琴弦续命。

经过大阊门唯一的居民窗下,年迈的昔日走书表演组织者正坐在椅子上目不转睛地看着电视,电视中,有人在唱走书,一张似曾相识的桌子上,垂下来一张暗红色的绒布,绒布上绣着四个金色大字:谈古论今。